

# 新的一年 让日子敞亮

■陈贤燕  
翻开新一年的日历,总有一种“门被打开,显现未来”的感觉。所有的美好愿望都量化在接下来的一年四季里,再一天天打磨,让日子敞亮起来。

春天来临时,多姿的色彩是春日的诗人。我要与自然律律同步运行,不慌不忙地向前迈、向外走,走向田野、走向乡村,可以躺在春天的香樟树下读《大地上的事情》,可以待在家中的露台上跟踪一只着淡蓝色裙边扇动着翅膀的黑蝴蝶。

夏天的声音是夏日的乐章。这个时候,很多小动物比其他季节更为活跃。当小鸟栖息在高高的树梢上对着我们啁啾时,我们完全可以回应一番。如果手边刚好有二胡,我会把刚学的《铃儿响叮当》献上,就当是给小鸟们伴奏,以此拉开夏天的序幕。成长是一辈子的事,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挑战,每天一点儿进步,让生活的乐章更美妙动听。

秋天来临时,深厚的情感是秋日的温暖。我有“花”两朵,开在家中:一朵是我97岁的婆婆,一朵是我91岁的母亲。我们彼此陪伴。当下的,才是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瞧,

我是何等富有!生命的本真正以它深厚的情感让我浑身暖洋洋。

冬天来临时,希望的力量是冬日的火把。当寒意袭来需要取暖时,此时阅读是恰当的。借用契诃夫在《大学生》里面的话来说,就是读着读着,人的“灵魂里忽然掀起欢乐”。新的一年,我们需要的是向上心的力量。

生活充满微光,把这些微光聚集,就形成一道光亮,足以照亮我们整个人生。迈出脚步,露出真情,把人生的里程用心丈量。不必急,让我们缓缓前行,让日子一点点敞亮起来。

## 冬藏

萝卜也要挖窖埋起来,不过埋得比较浅,基本和地面平行。有的埋在院子里,有的直接埋在地头。萝卜窖的四个角要插几根麻秆,让萝卜适当透气,不让窖内温度过高,捂坏萝卜。红薯窖是长年保留的;萝卜窖则是随用随挖,萝卜吃完,窖就用土平住了。甘蔗埋在地头,用甘蔗叶一层层盖住,再埋上土,抵挡呼啸的寒风。山药和生姜埋在屋角的沙堆里,隔几天要适量洒水以保持鲜。大白菜则一棵一棵码在屋檐下或厨房的角落里,外层的叶子风干、变黄,吃的时候直接揭掉。土豆不需要埋,直接堆放在屋角,避免其发芽即可。稻子、玉米入仓,花生一袋袋挂在梁上,红辣椒一串串挂在墙上。

食物的冬藏方法还有很多种,比如晒和酱,比如腌和腊。萝卜干、红薯干、豆角干,是通过晒让其变干,以便存放。番茄、辣椒、豆子可以做成酱,装在瓶中。雪里蕻、韭菜、洋葱则要用盐腌,放在坛里,可以腌的还有鸡蛋、鸭蛋、鹅蛋,当然

不限于冬季。肉类大都靠腊,如腊肉、腊鸡、腊鸭、腊鱼,先腌再晒,风干后保存。俗语云:冬腊风腌,蓄以御冬。经过晒、酱、腌、腊,这些食物虽不再新鲜,却有了别样的味道,让冬季的餐桌一样丰盛,让寒冷的日子同样丰盈。

男人劈劈柴、摇煤球,女人砍荒草,孩子们四处拾柴火,备好烤火和做饭的燃料,让每一个日子都红红火火,这也属于冬藏。

在漫长的岁月中,冬藏是长辈们言传身教留给后辈们的生活经验。看似平平淡淡的一日三餐,却是一代代人生存智慧的结晶。这些温暖的传承,让人觉得严寒的日子也是值得期待的。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有序,万物有理。冬,终也,万物皆收藏也。和我们一起冬藏的有树木、花草,有各种动物。花草深埋种子,鸟兽或迁徙或蛰伏,无不潜藏着新的生机。不待大雁再次归来,不待冬藏的食物吃完,春天就又一次来临了。

## 行走交通路

气味。步行街旁边是美食街,柳州螺蛳粉、武汉热干面、长沙臭豆腐以及石锅菜、瓦罐汤、手工饺子、五谷鱼粉、粗粮煎饼等,南北小吃荟萃于此。冬日里受欢迎的应当是旋转小火锅,丰富的菜式、多样的锅底、自选的酱料,升腾的热气仿佛寒冬里的壁炉。每个店里都有食客,三三两两,有情侣、有闺蜜、有母子、有兄弟,还有像我独自一人短暂路过凑热闹的人。

再往北走,两旁店铺林立,在一个个路口左右顾盼,勤俭街、马路街、老街、受降路、滨河路,每个名字自是有一段历史与故事。这里临近火车站,南来北往,客上客下,人潮涌动。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闹市中短暂相逢,又匆匆别离。我有些许遗憾,因为走得太过仓促;我又有微微的满足,因为有这写下的记录。

## 诗风 词韵

### 雪花飘落 (外二首)

■王剑  
雪花在大地上铺开  
雪花落下的时候,大地还在梦里  
雪不想惊动它,就在晚间完成了偷采

大朵大朵的雪绒,在皂荚树的枝丫间怒放。白杨高举鸟巢,与寒风搏斗。戴草帽的稻草人,在雪地里罚站。野草呼啦啦倒一片,等待来年的春风将它扶起。

麻雀移动音符,在隐隐约约的电线上谱曲。它用一首刻骨铭心的思乡曲为远行的游子,标注归期。日暮苍山远,木屋里,一豆灯火亮着一位老人,翻炒着瓦罐里的豆子,在等小黄狗立在他的脚边,尾巴摇来摇去。雪花,照亮了屋檐下的红灯笼。格外的红。

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由远而近。两个夜归的年轻人,慢慢地走着。说着什么。一会儿就白了头。仅仅几十里的山路,他们仿佛走过了一生。

### 每一片落叶 都有自己的故事

落叶,从高空坠下  
犹如一支燃烧的火把,进入黑夜  
鹅黄、绛红、绀青、铜红以及深褐  
落叶用色彩,宣扬理想  
它内心的信念  
驱赶着日渐逼近的寒流

其实我遇上他的时候,也偶尔有人路过,但我发现他都是有意或无意避开,特别是那副沉重的担子,他更是不想被人注意。他虽然也不断和村人打招呼,却到底没有张口求人帮他一把。

我和他打招呼时,看到那担子里也就放了一卷行李和一捆书而已。但远路较轻重,一个终日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将担子挑了十几里,着实是难为他了。其实,当时我的注意力完全是被那一捆书吸引了住:里边一定有许多我没有读过的书。既然被他看到了,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的。于是,我不由分说就将那捆有些分量的书捆取放进我的草筐里,只留给他一卷行李就和他结伴回家了。

我刻意表现出的热心肠自然能博得被我喊爷的“洋学生”的好感,再加上我们两家还是邻居。他在家参加劳动的日子里,我除了上学之外几乎就住在他家了。当然,我喜欢读书的事早通过包括我哥在内的他的那些发小们传到他的耳朵里了。那段时间,我虽然没有直接向他提出借书的要求,但从我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天天赖在他那并没有与我同龄玩伴的家里,他一定看出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知道我是另有所求。

### 一枚山果落了

“啪”一声,一枚果子落了。月亮沉下去了,几粒星星在天边挑着寒风。小院子里稀疏的藤枝,随风摇曳。草虫的鸣叫,此起彼伏。

“啪”一声,又一枚果子落了。是金黄的苹果,还是早熟的柿子虫鸣,戛然而止。水花扬起庭院中的木门“吱吱呀呀”地开了。白发的老人,走上门前的山路。雾气被他硬朗的脚步,撕成两半。

喜鹊叽叽喳喳,叫醒村庄的早晨。源源不断地,撞击着耳鼓。这时,一枚山果“啪”一声,又落了。

## 梅

■关菲毓  
大雪之中,一株梅  
披了一身云朵  
似火的花儿,如精灵舞动  
挺拨的枝干,让寒风退步  
静寂的夜雪里,它冷而不淡  
温暖的阳光下,它淡而不艳

## 流年 岁月

### 要书记

万字的样子,另外就是《南游记》《北游记》和《东游记》,因此合称《四游记》。何人所著,因为不关心,所以就没有记下,只记得《东游记》说是哪吒闹海,《南游记》似乎说是华光大帝,《北游记》说的什么我已经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之所以印象不深,是因为那书是竖排繁体,我一个才在学校待了四年且还有一年“停课”经历的小学生,又怎么能通读这本我都没听过的书呢?

但无论如何,那本《四游记》又为我打开了一扇充满未知的门,让我跌跌撞撞地走了进去。读这本书几乎让我忘了课堂上老师还在讲我极不喜欢并且也听不懂的算术。于是,我的噩运就来了。

教我们算术的老师姓宋,当时也就是二十多岁。因为每次考试我的算术几乎都不及格,宋老师就觉得以我的天资不应该是这样一个“朽木不可雕”的学生。再加上我嫂子也在学校当民办老师,作为同事,她就委托宋老师多关注我的学习。于是,宋老师就给了我别样的关注。

那天恰恰是算术课,我把头天夜里读到兴头上的书带到了教室,并且在宋老师把课讲得眉飞色舞的时候偷偷拿出那本在当时绝不敢让别人知道的《四游记》,进入了书中的神话世界。

也许是我太投入,竟然把书外的世界忘了个一干二净,以至于宋老师悄悄来到我身边时竟然没有丝毫察觉。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应该想到了,书被宋老师不动声色地收走,我则提心吊胆地上了一堂什么也没有记住的算术课。我的惴惴不安还不完全是担心宋老师怎么责罚,而是书什么时候才能再到我的手里。要知道,我和海爷约定的是星期六还书,到时还不上,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他呢?

一个星期转眼就过去了。这段时间我在学校的表现完全可以达到少先队员级别(因为我家是中农,所以我没有人队)——教室里的卫生我包了,擦黑板更是积极踊跃,甚至几个班合用的厕所每天都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做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老师们知道我表现得再好或表扬我,让宋老师“开恩”早点还书还我。其实,我更害怕的是他把那属于“四旧”的书上交学校,学校再追查书的来源。借给我书的海爷如果由此受到什么牵连,那我就……

直到星期六下午放学,宋老师也没有任何还我书的迹象。我没有去看同学们离开学校的背影,而是始终盯着宋老师的一举一动。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把书要回来,好还给海爷。然而,尽管我一步不落地在宋老师身后,他却像是没看见我似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天已经黑下来了,宋老师寝办合一的屋子里已经亮起了灯,而我仍然呆在他的窗外,默默地等待他能出来。然而,我从窗缝里看他却是在伏案苦读些什么,根本不想去窗外还有一个不敢回家的少年。

我绝望了。那时,我能使得出来的手段就只有无奈地哭泣了,且眼泪的闸门一旦开启就如河水决堤般,所有的害怕、内疚和乞求一股脑儿变成了由最初的啜泣发展为号啕。

于是,所有老师居住或备课的屋子的门都开了,我听到一片杂乱无章的脚步声慢慢向我涌来。我知道,是我的哭声打破了原有的静谧。

我身后那扇紧闭的门终于开了。不知道是恼羞成怒还是怕同事们问及一个学生为何在自己的门前号啕,宋老师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踩了我一脚,什么也没说就将那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深夜,我嫂子从学校回来了,并且把那本已经让我提心吊胆了一个星期的《四游记》扔在我的床头:“你不知道宋老师还没看完就急着要,活该挨那一脚!”

“该死的书!谁叫我为读了它而不顾一切呢?”

## 有书相伴

■蒋小爱  
我喜欢买书,也喜欢藏书,更喜欢看书。记得儿子读小学时,我带他到市新华书店。儿子一进店,像游弋在书海里,那种高兴劲无法形容。他拿到每本书都爱不释手。那次,他一共挑了800多元的书,我二话没说都买了下来。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我没有半点怨言,反倒觉得很欣慰。我对儿子说:“喜欢买书是好事,但必须要看,到时我要抽查。”

的确,对于买书,我一向不吝啬,总认为读书能安稳一个人的心,让人幸福;读一本好书,心里甜甜的,那种感觉让人回味无穷。



国画  
桦林瑞雪

陈文萃  
作